

品味 红色经典 15

自古英雄出少年。抗战时期,一批少年英雄同父异母并肩作战。不少小英雄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、歌曲和文学作品,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传承红色基因、接续奋斗。电影《小兵张嘎》中活泼淘气、机智果敢的少年嘎子,无疑是几代人眼中的经典银幕形象。本期,我们邀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江平和“00后”年轻演员王源,谈谈他们心中的小英雄嘎子。——编者

回眸半生,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江平——

# 最喜欢的还是《小兵张嘎》

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,后来又从事电影工作,担任过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。回眸半生,自己最喜欢的,还是儿童电影,还是年少时看过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。

小时候,我一有空就钻进电影院,把早饭钱省下来买票,几次饿着肚子看《小兵张嘎》。到了夏天,人民公园露天放映,连着10天不换片。我和小伙伴们翻墙爬树,趴在草地上看《小兵张嘎》。看的次数多了,台词都能倒背如流。于是,记住了崔嵬和欧阳红樱两位导演,记住了影片中的“罗金保”“区长”于绍康、“老钟叔”张平、“嘎子奶奶”李健、“房东大娘”黄素影、“老龟田”葛存壮、“伪军队长”管宗祥……

没想到,若干年后,我调到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合并组成的中影集团,有幸和葛存壮、管宗祥、黄素影、李健等前辈成了“忘年交”同事。从他们口中,我知道了《小兵张嘎》电影拍摄时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。

“看上去就这么几场戏,不下生活绝对不一样”

1962年,北影厂厂长汪洋听厂里著名导演、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崔嵬汇报,河北有个叫徐光耀的抗战小兵,将他在冀中平原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小八路故事写了小说并编成电影剧本,取名《小兵张嘎》。这个题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当时,北影厂的经济状况并不好,可汪洋厂长依然拍板:“勒紧裤腰带,也要给孩子们拍部好戏!”

汪洋、崔嵬当过八路军,打过日寇。崔导演说,不能轻易拔高人物,要通过一个战斗里成长的孩子来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。他还说,嘎子要“嘎”,不要漂亮脸蛋,不能弱不禁风。

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听说嘎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小演员,便向崔嵬推荐了一个草原娃。这孩子和戏中的嘎子同年,他的妈妈乌兰是于蓝在延安时的战友。这个孩子没有表演经验,一进剧组,崔导就叫他光着膀子、赤着脚去村里体验生活,没过几天便晒得黑黝黝。崔嵬一看,乐了,嘎子这个角色立住了。

最先拍的戏是“鬼子”进村,一群孩子扑向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的奶奶,放声痛哭。

“00后”年轻演员王源——

## 爱国的少年心,总是相通的

作为“00后”,我出生时,彩色电影和电视剧就已经非常普及了。每每听到长辈们谈及露天看黑白电影的故事,总令我心驰神往。也许正由于此,我对黑白电影有着别样的情愫。

我看过的黑白电影不多,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电影《小兵张嘎》。优秀的文艺作品,都拥有经久不衰的感染力。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,我依旧会被电影中传达的信仰的力量震撼。年少是他,勇敢朴实是他,爱国热血也是他。黑白影像中,嘎子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,生动多采又可爱可敬。

电影开篇的长镜头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之一。美丽的白洋淀,清波吟唱,苇白荷香,少年张嘎划桨向芦苇荡的远方驶去,极具诗意的画面留白成为故事开端。后来,在日寇“扫荡”中,嘎子的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日本侵略者打死,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也被敌人抓走。嘎子历经艰险,找到八路军,成为小侦察员。最终,嘎子在一场战斗中点燃了敌军炮楼,成功救出老钟叔。

在我看来,嘎子的形象,是特别亲切

哭。但扮演“嘎子”的小演员一直入不了戏。扮演奶奶的李健老师后来回忆道:“当时我躺在地上,听大家反复给孩子说这说那,可他就是没反应。我急了,坐起来想给他指导指导,我这一起身,这孩子反而笑了。摄影师聂晶建议导演改方案,不拍小演员的脸,而是用升降镜头拍全景,才把这段重头戏完成了。”

次日,崔导便决定,停拍两天,让孩子们去找老游击队队员和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过的老乡,去听真实的故事。当孩子们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回来时,导演知道,这个安排起作用了。听了老乡们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,小演员对角色的感觉越来越深刻。有场和伪军搏斗的戏,扮演嘎子的小演员带着满腔仇恨扑了上去,把扮演伪军的演员封顺老师咬脱了皮。

扮演房东大娘的黄素影,是1938年入党的老演员。多年后,她仍十分感慨:“看上去就这么几场戏,不下生活绝对不一样!心里没有对敌人的恨、对老乡的爱,是演不好的。”

“拍这个戏,就是向人民群众请教和学习的过程”

如果说,少年时看《小兵张嘎》是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,而当我自己成为导演后,每次重温《小兵张嘎》,都会被影片的思想内涵、艺术魅力而折服。

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曾说,这部戏是白洋淀里无数“小嘎子”浴血奋战的缩影,也是当年八路军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写照。嘎子从毛头小子成长为八路军战士,离不开钟连长、罗金保这些共产党员的影响,离不开胖墩父子、杨大娘一家等乡亲的帮扶支持。

嘎子,无疑是中国儿童电影中非常鲜活、富有特色、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。当看到他藏手枪、堵烟窑、咬胖墩这些莽撞而幼稚的行为时,我们会为他的憨厚、倔强、顽皮而忍俊不禁,更会对这个有血有肉、棱角分明的角色赞叹不已。影片里,观众看不见“神剧”的影子,闻不到“戏说”的味道,人物接地气,情节有看点。

《小兵张嘎》艺术精湛,一直为国内外电影界推崇。片中黑白分明的影像,大胆

勾勒的光照,富有生活气息的造型,极为真实的置景,极为有特点的道具,彰显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审美价值。尤其是影片中镜头的运用,如“打谷场上”那场戏,镜头从竖贞不屈的奶奶脸上拉出,而后,大摇臂上升为大全景,缓推成中景,再移动着追拍嘎子在人群中寻找奶奶。一个镜头,一气呵成,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。又如,罗金保带着嘎子在民房和客栈以及军营中穿梭,老钟叔从墙头窥探然后跳入小巷、撞见敌人左躲右闪,最后还是被抓走的那两段戏,摄影师娴熟的技巧,让观众身临其境。《小兵张嘎》的长镜头运用,是国际电影教学中的范例之一,许多西方国家的电影学院都将这部影片作为经典向学生传授。

在片中扮演伪军队长的中影老艺术家管宗祥老师介绍,拍戏时,他们自带铺盖,住在破庙里,反复向当地老乡讨教。扮演女卫生员的袁其励老师曾告诉我,他们“游击队员”无一例外地被导演赶到乡下,拍不拍戏都必须穿上剧中服装,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游泳、划船、打枪乃至采莲、抓鱼,一律不许化妆,每天要到太阳下把皮肤晒黑。汪洋厂长还曾说:“拍这个戏,就是向人民群众请教和学习的过程。希望大家记住那句歌词:靠人民,支援永不忘。”

今年,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,再看电影《小兵张嘎》,我一如既往地激情澎湃、热血沸腾!这部影片,讴歌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,诠释着“人民就是江山,江山就是人民”的深刻含义,实属一部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作品。



图片自上至下为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剧照,1963年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关机时剧组合影,电影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嘎子,嘎子与奶奶。

资料照片 制图:蔡华伟

奋不顾身、英勇战斗取得的胜利,恰恰成了他成长成熟的最好证明。从大家口中的“嘎小子”到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,少年嘎子的成长,是意志的磨练和心灵的蜕变。

小兵张嘎,只是无数少年英雄的代表。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”的刘胡兰、放牛娃王二小、小萝卜头宋振中、送鸡毛信的海娃……无数个为国为民的青春之“我”,成就了青春中国。

我时常觉得,即使身处不同年代,但爱国的少年心,总是相通的。我时常问自己,如果身处那样的时代,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人生选择?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爱国,始终是青春的底色。

由于工作原因,我曾通过不同形式,演绎革命者的热血青春。最近,我在文化类节目《故事里的中国》中,饰演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先生。他不愿演奏靡靡之音,立志要做中国的新音乐。他认为,音乐不仅是供人们欣赏,更重要的是鼓舞人心、昂扬斗志。怀着这样的使命,聂耳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创作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奏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最强音。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!”那激昂的旋律久久盘旋在脑海,演绎聂耳先生的过程,我完成了精神的接力。



越是写微小、局部,就越需要有在时代大背景下开疆拓土的视野和张力。喜剧创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,而是从生活到笑声

近日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喜剧类电视节目《金牌喜剧班》热播,引起广泛讨论。节目中,喜剧演员陈佩斯提出的“创造笑声是创作的出发点,而非创作手段”,令人深思。

喜剧观赏是轻松的,喜剧创作却是严肃、有艺术规律的。好笑,是检验喜剧质量的标准之一,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。

“唯笑点论”是一种创作上的短视。盲目或一味追求好笑,消解的将是喜剧创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、对复杂生活的认知能力,强化的是形式单调、内容空洞的“段子手”特质。

笑的前提是理解。观演间达成了某种“心照不宣”,观众才会心一笑。这种理解的形成,需要戏剧情境和情节铺垫,靠的是演员与观众递进式的交流。当演员的戏剧动作在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时,笑,便产生了。

创造笑声变成一种创作手段,揭示出当下喜剧创作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。比如,创作中过度追求密集的笑点,攒“段子”优先于写故事,喜剧作品成了单纯的包袱堆砌、才艺表演叠加、网络流行语拼接;一些创作者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,在创作中追求处处立竿见影、句句直接使用、时时见到喜剧效果;急于追求观众的即时反馈,导致作品的人物塑造流于表面,故事缺乏逻辑,创作容易陷入套路化。

究其根本,是这些创作者没有从喜剧的本质、戏剧的本质出发进行创作,忽视了结构和叙事的重要性。以相声为例,讲究“三翻四抖”,层层铺垫后的突然转折,才有喜剧效果。每句话都带个包袱,如何产生反差?怎么形成节奏?如果一句看似好笑的台词不能推动喜剧内容的发展,那么它放在相声中,就是不成功的“外插花”包袱,观众当时也许会笑,但很快会遗忘,还会影响表演者后面的包袱设计。

喜剧创作者的首要任务,是讲好一个故事、架构好情节,而后在过程中自然地引人发笑,而不是为了逗观众笑,讲一个不合逻辑甚至脱离现实的故事。这是本末倒置。很多人感叹经典喜剧作品的深远影响力。事实上,那些被我们真正记住的,被岁月留下的,是台词背后反映生活、观照现实的思辨力量。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喜剧精品,有格调、有智慧、有情怀。它们让我们相信,真正的笑是可以穿透岁月的回声。

相声《宇宙牌香烟》中,马季说着“电报挂号,一推六二五;电话,不管三七二十一”,观众笑的是虚假广告夸大其词;小品《打工奇遇》里,赵丽蓉唱着“群英荟萃,萝卜开会”,观众笑的是用假冒伪劣欺骗顾客的不法商家;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以上世纪90年代一个北京六口之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为横断面,展开一幅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……

越是写微小、局部,就越需要有在时代大背景下开疆拓土的视野和张力。喜剧创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,而是从生活到笑声。于精神世界有所拓展、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、于思想境界有所提升,才是喜剧创作的立身之本。保持创作的自觉与理性,才能回归真正的喜剧精神,赢得观众认可,经受住时间考验。

如果将喜剧比作一道菜,笑点便是菜中的调味剂。倘若脱离了主食材,脱离了故事主体,一堆佐料堆砌而成的,依旧是佐料,成不了一盘菜。“味道”是足了,营养却没了。喜剧创作,如果“唯笑点论”,是没有远大前途的。

## 来自现场的声音 剧院是城市的文化窗口

张海君

近年来,不少观众拖着行李箱,只是为了看一部剧,便赶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哈尔滨、苏州、杭州……还会因为一部剧喜欢一座剧院,甚至爱上了一座城市。如何让剧院更积极地参与城市文化建设?

首先,作为剧院建设者和城市规划者,政府部门在推动剧院和城市文化共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如何让剧院从硬件建设向演出内容建设升级,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和品牌,实现由“表”及“里”的突破,是各地在剧院兴建热潮之后亟须面对的问题。

其次,剧院的内容供给、管理水准要跟得上硬件设施水平,才能真正发挥剧院的应有价值。剧院应着重挖掘和传承好本地的文化艺术种类,更好地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生活,力求满足多元化的文化需求。通过高效运营,扩大文化传播力,如通过建立标准化管理和提供服务手段,扩大服务空间范围,提升文化内容的规模化影响力;借助技术手段为艺术插上翅膀,启动智慧剧院建设,打破剧场舞台的边界。

再者,市民作为剧院消费者和城市参与者,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市民从最初的欣赏者到交融互动的参与者,再到成为城市文化的自觉传播者,他们的文化审美、参与程度、支持力度不断提高,将成为剧院与城市间不可或缺的一根纽带,潜移默化地提高城市整体的文化生活品质。

剧院是一方精彩的舞台、一个城市的文化“会客厅”,也是一扇动人的窗口、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缩影。透过它,我们可以品味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,窥见一座城市的生活品质,感知一座城市的澎湃活力。希望剧院能够为所在城市创造更多可能性,谋划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(作者为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)

# 艺坛